

震川先生集

六

欲乎知

如

PDG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六

記

重修闕里廟記

代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聖廟成某官某以書幣走京師來請記于麗牲之碑先是嘉靖四十二年衍聖公某以廟之圯告於巡撫都御史張某方行相度以用之不贏而止及是年巡撫都御史姜廷頤巡按監察御史羅鳳翔周詠與藩臬諸君會議捐嶽祠之香稅與司之贖鍰得一千六百其役人則用州縣過更之卒而以兗州府通判許際可董其役知府張文淵時

督視之經始于仲夏歲盡而訖工輪奐規撫視昔若
增左布政使其左叅政吳承燾副使吳道會皆首爲
贊議者也唯先聖生於尼山講學於泗上歿而葬於
此其地初名闕里後亦曰孔里先聖之歿弟子廬其
冢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魯世世相
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其間漢高祖
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其後人主登封巡狩無不
過而拜祠我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
命遣祭紹封子孫修飭其祠宇列聖承統世世增
修今天子隆慶之元年御正殿傳制遣官告祭而

車駕臨幸太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三氏子孫有
加海內慕學之士喁喁嚮風聖人之道益以光大則
魯之有司與其有事茲土者今茲之舉固所以虔奉
先聖亦以宣明 聖天子之德意不可以不記夫今
夫子之廟學遍於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法其書
其在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
此其甚也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歿數百
年矣學者至觀其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有
低回而不能去者固以想像於遠不若景慕於近之
爲切也抑諸君子知虔奉聖人矣亦豈徒事於其外

乎昔者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不知學道則施於喜怒哀樂無一而當其則必不能有望於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也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夫子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顏子之資猶請事斯語以終其身故問爲邦夫子以夏時殷幣周冕韶舞告之以顏子而夫子使之治天下國家以爲不可一日而離於禮樂法度之中此卽克己復禮之義也後之學者於視聽言動己之身不能治何以謂之學道故觀感於聖人者求仁爲近求仁以學顏

子爲近余嘉是役之成也敬述所聞以申告學者云

此文錢宗伯
不選今仍存

顧原魯先生祠記

前元之季崑山有隱君子曰顧原魯先生居於海濱
讀書學道不求聞於時端居一室憑几而坐所當兩
臂處遺跡宛然手自批註經史後其家懼禍悉燬不
傳然而海濱之父老至今能言之四傳而至其孫啓
明今爲太倉人稍徙至郡城有子存仁舉進士爲禮
科給事中得推封其父尋以言事忤旨被謫居庸關
之外久之得還吳給事旣被廢家居尤喜考論先世

故事而郡太守歷下金侯城頗采父老之言又以封君之敦尚誠朴足以風勵末俗乃檄令列祠於郡學若州之鄉賢祠復于齊門外卧佛寺之東偏建祠而以封君從祀以爲近其家可以歲時致祠事焉給事謂余具知始末而請記之余惟古之人遭時際會佐世主功施于天下而垂名于竹帛後世之所稱述往往爲此至于巖穴幽棲之士雖長往不返亦必因時主側席之求弓旌玉帛賁于丘園世始得以稱述其名若夫許由卞隨務光之徒以與人主以天下相揖讓此宜其彰彰較著矣而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皆

修身自保楊雄少從君平遊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
朝廷在位者稱此二人故能耕于巖石之下而名震
于京師由此而言非此數者雖沒世無稱也而又有
不然者古之君子修身學道寧憔悴于江海之上而
不顧彼非有求于世者然約而愈顯晦而益彰逃名
而名隨之傳記之所載不可勝數無求于世而世亦
不容不知之此奚必有所待耶若原魯先生没于海
上至于今二百年而其幽始發則士之修德礪行者
何憂後世之不聞耶郡太守表章之意微矣祠凡爲
堂寢廡門若干楹經始于嘉靖三十年十月某日落

成于嘉靖三十二年十有一月某日是爲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虞山之下有浸曰尚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堦之人不能爲田往往棄以走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氓而趙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被患最劇宋元時故有堤廢已久前令蘭君嘗與築之弘治間復淪于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雷占爲已業傾貲爲堤堤成填淤之土盡爲衍沃而請記于予嗟夫自井牧溝渠之制廢生民衣食之地殘棄于蒿萊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于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

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于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畧刻之功而徒諉曰不可復予疑其說久矣觀雷所爲其力易辦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令獨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爲沮洳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爲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唐行鎮免役夫記

蘇州至松江由姑蘇驛過吳江之境凡四驛而至此驛道也別自婁門東沿婁江又東南折而入于黃浦

而西此緣海之道也出葑門東走則行湖泖之間其
避湖泖之險者則多從吳淞江南出大盈浦經唐行
鎮異時官舟之牽挽役諸州縣唐行之夫不知何自
而起舟所過晨夜追呼百家之市殆無寧居凍餓僵
死于風霾雨雪之中者相屬太守臨安方侯知民之
不便據法令罷免之鎮之父老相率來請紀于石或
者以爲賢太守奉宣條教千里之內父母之道師帥
之責在焉加之今日上有賦歛之繁外有蠻■之事
太守視事以來風采日新惠利之政家有聞而邑有
述當有卓犖大者若斯之類將不勝書雖然或者亦

知父老之意乎政之不便於其人無大小如人之有
病唯病者自知之醫能療焉亦惟病者而後知醫之
爲德也若然則父老之於侯其情至矣吾又以歎吾
吳中之俗仁厚而馴良稍煦之以恩而其易感也如
此國家威靈震薄海外亦時有土俗驍悍不得意則
叫囂相挺以起有司不敢驚拊循之而已往者大農
以經費不足督天下賦吏緣以爲姦利吳民父子兄
弟駢死敲朴之下而莫有疾怨之心以是知天下有
變吳民必不敢爲亂以其愛上忍詢而易使也彼不
之卹而肆其恣睢之意者亦何心歟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昔永康徐公守吳郡當武宗皇帝之末年逆藩竊發畿甸騷動翠華南幸吳江南要郡調兵食城守儲待以待乘輿之至公不動聲色郡中宴然公有寬大之政先是秩滿當代吏民上書乞留詔以河南右叅政復治郡近世未嘗有也後遷江西左叅政官至工部侍郎自公去郡三十餘年冢孫丞侯以太子家主簿出判吳郡清廉聞於郡中滿歲復遷今官是時東南有倭奴之警侯治凡海之事防遏有法海波不興會諸屬縣令缺侯輒出視所至拊循其民近者閱月

遠者一歲民莫不懷慕之郡之縣有七侯殆遍歷其
五前年冬至崑山迄季春還郡又以事數入郡不顯
居縣其所施於民可以爲吏師法者往往可紀庫子
爲縣守藏令廉則無擾不廉輒費不貲當侯時分毫
無取民廼不知爲此役白銀火耗一兩折閱多至三
分侯以京庫折白輕齋鳳陽馬役解扛京庫鹽鈔練
兵義役多寡參停取衷定爲一分糧長解運之外又
有小差額外之徵悉令蠲除火耗小差羨餘無慮千
計吏白以爲當得者侯無私焉又糧長解運官閉門
默定或貧富不相讐富者得規免而貧者傾其家已

定無所復控訴侯悉召至庭使互相舉應得等第一
夕而定無不帖服至於催科之害民駢死杖下者不
可勝數比侯之至縣庭寂然不聞鞭笞之聲而賦亦
自辦又捐俸以助修學宮及諸神祠之傾圮者多有
出於格令之外大抵吳民賦調之繁自昔患之嘗數
更其法而弊日生識者以爲不在於法而患吏之不
廉吏廉矣法雖未盡而可以無弊如侯之卹庫役公
撥解省火耗蠲小差推此類行之民未有不甦者也
念昔工部以仁惠拊吳吳民至今思之見侯之至如
公之復來也侯繼踵甘棠之蹟睹其所芟而忍芟夷

其遺民乎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以此知古之封建世家至今無不可行也晉周訪三世爲益州四十餘年功名著於寧益侯年方富而寄任日隆必能光大前烈吾吳民之怙賴遠矣侯之還郡也國學進士陳志道等二十四人相與列其事俾余記之固以侯於吾黨恂恂然有愛人下士之風然寔因民之志非有私也用以告後之爲政者云

此文參用常熟本

崑山縣新倉興造記

崑山舊玉峰倉在西門之外漕輓之積在焉每歲稅入漕卒悉至於此領兌民間所謂西倉也濟農倉在

南門之內常平之粟在焉歲之豐凶以爲發歛民之所謂南倉也縣志云二倉蓋巡撫周文襄公所改剏云然濟農之庾其空已久頃者倭奴之警乃以城西之積歸之而濟農倉遂改爲玉峰倉鶴慶彭侯以進士知崑山因倉故址加恢拓之東至於公館若干步始以困廩攢植致鬱攸之變於是懲艾前患興造新倉中爲官廳左右互列凡若干楹一歲四十一萬四千五百石之糧悉儲于此葺爾小縣可謂如茨如梁如坻如京矣是役也以民之掌稅者量其所掌之多寡區別以賦工以故上不費於官而下不及於民浹